

心中的百花

XINZHONG

DE

BAIHUA

任大霖



心中的百花

任大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贺琴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心中的百花

任大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武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625 插页 2 字数 163,000

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2,000册

书号：10076 3488 定价：0.74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中、短篇小说集。本书收集的十一个短篇和两个中篇，都是作者近几年的新作。

作者以饱满的激情，颂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；讴歌了老干部、老知识分子夜以继日忘我工作的高贵品格；展示了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及他们对待友谊、爱情的美好心灵。

作品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绚丽多彩的生活，题材广泛，文笔清新。

目 录

心中的百花	1
深沉的倾诉	22
“革命歌词创作法”	36
长胡子的红卫兵	47
“诗人”洪卫革	62
患难之交	72
大仙的宅邸	91
栖霞晨雾	107
惆怅	126
芳草碧连天	147
职称	165
莉莉和她的三个妈妈	211

心中的百花

这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四年，一月下旬，春节之前。严寒，统治着大地，但人们的心，没有被冻僵。

老王在打扫整理房间的时候，从那口多年未动过的杂物柜里，翻出了两盒唱片。这七十多张旧唱片，引起了老王一连串的回忆。

二十年以前，老王（那时人们还叫他小王）从浙江山区一个县委机关调来上海工作。因为他爱好音乐，平时省吃俭用，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架电唱机，随后又陆续买了这些唱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时候，老王已是某剧团专职创作人员，由于他写过被判定为“毒草”的几个剧本和一部中篇小说，老王成了“牛鬼蛇神”，整天在“牛棚”里写交代。一天，剧团的一个什么“兵团”贴出一张公告，“勒令所有牛鬼蛇神”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交出“窝藏的反动物品”，包括一切“封资修毒草”。老王仔细琢磨，自己家里需要交出而尚未交出的“反动物品”，很可能就是那两盒杂七杂八的唱片了。第二天，他把这些唱片带到剧团，交给了党小组长、总务干部老丁。老丁打开盒子翻看了一下，没说什么话，把唱

片放进了已经堆着不少书籍、文件的小壁柜里。

到了一九七三年，老王终于从干校调回剧团，老丁却被作为“办校人员”调往干校。临走前，老丁拎着两盒沉甸甸的“蛋糕”来到老王家里，老王打开一看，哈，居然是那两盒完整无缺的唱片！老丁隐隐一笑，对老王说：“你收起来吧。我不懂音乐，但我把这些唱片看了一下，不象什么‘反动物品’，所以没有代你交出去。群众是需要它的。现在只好让它们睡觉，可是，总有一天它们又会唱起来。”

接着，这些唱片又在老王的杂物柜里睡了一年……

现在，老王又想起老丁的话。可是，它们什么时候才能唱起来呢？……从唱片，老王想到了电唱机，他的感情一冲动，立刻从床下的一堆杂物里把它找了出来。拭去尘垢，接上电源一试；就象耍魔术似的，唱盘竟然转动起来。尽管老王是个胆小、谨慎的人，他懂得“欣赏封资修音乐”这个罪名的严重性，可是，现在他的头脑过分发热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决定趁家中没人，试一试这些缄口七、八年的唱片还能不能发出象以往那样动听的声音。

时值隆冬，门窗是紧闭着的。但老王还不放心。他把收音机调到最小的音量，走到门外，站在走廊上，仔细聆听，确实听不到什么声音，这才回到房里，把唱机的插头插进收音机的拾音孔，随手放上一张唱片，搁上了唱针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一颗心咕咚咕咚地跳得厉害，不知是害怕，还是兴奋。

唱机响了，可是声音幽幽的，象一只小土蜂在叫。老王

拿了一把螺丝刀，把插头拆开，除去锈污，绞紧了铜丝，再放上一试，突然，悦耳的歌声响了起来：

啊，春天来了！……

春天的主人，

不负春光好。

辛勤劳动，

勇敢斗争，

春天才为我们报效。

……

这不是《春暖花开》吗？老王记得很清楚，这首歌曲就在五十年代也不怎样流行，可是老王却很喜欢它，每当听到这欢快、奔放而又优美的歌声，他总感到自己好象还是一个青年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他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它，是在中山公园后园一个偏僻的角落，那里准备扩建用的大石块堆满一地，他和他爱人（当时还是扎着小辫的姑娘）就坐在大石块上，他把自己刚酝酿好的一个创作构思讲给她听。突然，远处扩音器传来歌声，“啊，春天来了……”悠扬的歌声打断了他的讲述，他们默默地听着，心中充满朝气，浑身充满活力。他感到坐不住了，突然跳了起来，把手伸给她，“走，划船去！”她紧紧握住他的手，从石块上站起来，没有站稳，倒在他的臂弯里，两人又一起撞到杏树上，杏花随着笑声，洒了他俩一身。……想到这里，老王不觉笑了。他干脆坐下

来，点起了一支烟。

啊，春天来了！……

要把那春天

打扮得更美妙。

红旗漫卷，

人群鼎沸，

春天才如此多娇……

老王眯缝着眼睛听下去，一幅幅生活画面在他的眼前展现。他带着《水乡春早》的初稿，到浙江农村边劳动边修改。到农业合作社的当天下午，细雨蒙蒙，布谷声声，老王坐不住，跑到大田劳动。他甩掉鞋子，爬上水车，把轱辘踏得风快，水从车板里哗哗直淌。“是个土作家”，社员们纷纷议论着。在挑河泥时，老王跟强劳力走在一块。他买了顶乌毡帽，腰里结着“褡裢”。休息时，老农民从嘴里拿下旱烟管，塞在他嘴里，他津津有味地吸着。他们每天给他评十二工分。……

《春暖花开》唱完了，唱机在空转，老王却沉浸在美妙的回忆中。音乐的魅力使他忘却了面前的一切。

突然，“咯嗒”一声，门锁开了，一个人从外间走了进来。老王从沉思中惊醒，急忙去关唱机。在慌乱中，他想：进来的但愿是他老婆，还有“共同语言”；如果是他女儿，事情就比较麻烦。不幸的是，走进来的正是他女儿，东风中学十五

岁的红卫兵战士王小燕。她一阵风似的冲进来，把书包一挂，冲到老王身旁，“爸爸，你在干啥？”

“没啥！”老王把身子挡住唱机，想“蒙混过关”。可是小燕眼尖手快，双手按住了唱机上的唱片，惊喜地说：“咦，电唱机！爸爸，是我们的？”

糟糕！老王的心往下一沉。“唔，是我们的。可能坏了，我检查检查。”说着手忙脚乱地把唱片往盒里装。

“喔唷，这么多唱片！爸爸，放一张！”

“都是老唱片，有问题的。”老王拉长脸说。

“嗯——”独养女儿有点撒娇了，“爸爸放一张，我要你放一张嘛！”

“去把门关好！”

女儿听话地把门锁上。老王动手放唱片，心里想：现在这些唱片才面临着真正的考验。经过这位红卫兵的检验，它们的命运如何呢？

《春暖花开》又唱了起来。这支三拍子的带有圆舞曲味道的歌曲，很快就抓住了王小燕的心，她眼里闪烁着惊异、喜悦的光采，嘴唇微微张开，象农村孩子头一次看电影，贪婪地欣赏着。听到第三段时，已经能跟着哼起来。

“爸爸，这支歌有什么问题？”小燕问。

老王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。“也许，没写阶级斗争吧……”

“阶级斗争？每支歌都要写阶级斗争，怎么行？”小燕有点不以为然。

接着，她又听了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和《我的祖国》，接下去居然还要放《快乐的噜咪》，被老王坚决拦住。“好了好了，快收起来！”

“我还要听！”任性的女儿说。

“你想闯祸？告诉你，这些都是封资修的毒草！”老王严肃地说，“你要胡闹，我明天就处理掉！”

“在家里听听有啥？我又不告诉人家！”

“你要告诉人家也没有什么，无非是你爸爸戴上一顶‘文艺黑线回潮’的帽子。”

“放心！一百万个放心！向马恩列斯保证：绝对保密！”女儿帮爸爸收好唱片，又撒娇地伏在爸爸肩上，悄悄地说：“好爸爸，千万不要处理掉！”

“看你这个红卫兵！”老王笑着，用手指重重地点在小燕的额上。

可是小燕的“一百万个放心”，还抵不上她小辫上蝴蝶结的分量。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忽然说：“猜猜看，爸爸，我今天犯了一个什么错误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答应不骂我，我才告诉你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事？”老王有点紧张起来。

“我泄密了。”

“啊？！”老王一惊，手中的筷子差点落在地上。“给谁说了？”

“就是隔壁的小英。今天下午上学，和小英走在一起，我又不自觉地哼了两句《春暖花开》，又哼了句《洪湖水，浪打浪》，这就泄了密。唉，只能怪那些歌给人印象太深刻了，你一听就忘不了。”

“小英怎么说？”

“她说：‘这是什么歌？这样好听。’我不说，她非要问，我只好说……是从爸爸的唱片上听来的。”

“哎！胡闹，胡闹透了！你这没心肝的丫头！这下子麻烦可大了！”老王气得饭也没吃好，坐到一边吸烟。

“不要怕，爸爸，根本没有什么麻烦。”小燕仍然兴高采烈。“你猜猜，小英说些啥。”

“真胡闹！”

“她说：‘一百万个放心！向马恩列斯保证：绝对不跟别人说。’……”

正说到这里，门外突然响起一声粗重的问话：“老王同志在家吗？”老王只来得及把床上的一本《哈姆雷特》塞到枕头底下，客人已经出现在门口。他是小英的爸爸老张，一个身材高大的炼钢工人。蓝工装，长舌帽，帆布大头鞋。他一进屋，老王这间十五平方米的房间就显得狭窄了。

多年来老王、老张同住一层楼，两人只在楼梯口碰到时相互点点头，打个招呼，两家从未发生过什么“邻居纠纷”，却也从来来往。现在，老王忙着倒茶、递烟，热情招待这位钢铁工人，心里却为他的来访感到蹊跷。

两人一边抽烟，一边闲聊。这当儿老王留意到，小英在

门口使眼色，把小燕叫到门外去了。

谈了一会，老张才“无意间”发现了收音机，站起来看了看，说：“这是五八年出的七灯机，有四只喇叭，低音足，听音乐最好。”

“太老了，我想卖掉算了。”

“卖掉不合算，四只喇叭还是好的，放放唱片最合适。”

老王想：“糟糕！‘好戏’果真要开场了！”

“现在电台里音乐少，要听音乐最好自己弄只唱机。”

老王想：“这是在启发我，单位里的工宣队做工作也总是这样的。”于是，他沉住气不响。

但老张却毫不放松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电唱机，你有吧？”

如果老王会说谎，简单地说一声“没有”，这台“戏”也许就完了。可他偏偏不会说谎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电唱机……是有一架。不过，多年不唱了。”

“拿出来，试试！”老张简直以命令的口气说。

老王把唱机搬了出来。老张卷起袖子，接上插头，唱盘转了。“唱片呢，试试声音。”老王红着脸迟疑了一下，把房门关好，搬出了唱片。连着试了两张，老张的结论是：“还好。只是唱针旧了，有些地方的螺丝有点松。”他取出一把随身带来的改锥，把各处检查一遍，又把唱头卸开，拨弄一番，重又装上，再一试，声音果然越发好听了。

但老张还不满意：“声音有点发沙，不过现在只能这样了。”

老王紧张的心情渐渐松弛下来。看来，老张是个热心人，不象要揭发他的样子。他刚才那样害怕，自己想想也觉得可笑。

“老张师傅也喜欢音乐？”

“喜欢。每天下班回来，总要打开收音机听听音乐节目，可是听来听去，除了样板戏，还是样板戏，真扫兴！”

“再试几张吧！你自己挑。”老王已经完全放心了。

“来几支轻音乐吧，象什么《步步高》《彩云追月》《紫竹调》……哎，有多长时间没听罗！”老张感慨地说。

老王对老张更感到亲切了，这位炼钢工人不但对人诚恳热情，而且在爱好方面也和自己有共同之处。他挑了一张密纹“33转”的《节日舞曲》，这里面都是些优美、轻快的民族器乐曲。立刻，屋里充满了欢快的节日气氛。

这时，小燕和小英嬉笑着，手拉着手撞进门来。她们挤在唱机旁，边听边看“说明书”，似乎要把每个音符都贪婪地吞了下去。

《节日舞曲》放了很久，小燕挑出来的《红梅赞》《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》《宝贝》……都堆在旁边来不及放；小英挑了几张儿童歌曲：《小猫钓鱼》《好阿姨》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也放在旁边。老张也挑了几张京剧唱片：《杨门女将》《空城计》《野猪林》，还有古曲《流水》《春江花月夜》和二胡独奏曲《二泉映月》……老王一看，乖乖！把这些全“试”一遍，恐怕需要一个通宵！

突然，房门“哐”的一声被推开，一个女人冲了进来，高

声嚷道：“好呀，你们聚在这里偷听黄色唱片！我去揭发！”

老王一下子楞住了，吓得脸色铁青，急忙去关唱机。那女人“哈哈”大笑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原来是老张师傅的爱人——纺织女工林阿姨。她手里结着绒线，对着老张叫道：“老头子，你鬼鬼祟祟的，吃罢夜饭人就不见了。原来你们父女俩串连好，跑到这里来听音乐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！”又对老王笑道：“老王同志，唱片都是你自己的？越剧有哦？我要听《红楼梦》：《黛玉葬花》，《宝玉哭灵》……要么《祥林嫂》也好，要袁雪芬唱的！”

小英说：“妈妈贼腔喽！把我们都吓了一跳！”

“吓个屁！你害怕就不要听嘛！听听自己爱听的音乐犯什么法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老张说，“你哇哩哇啦干啥！想把整幢楼房的人都吵醒？我们不过是在试试唱机，不要害了老王同志，扣在他们知识分子头上的罪名还少吗？”

林阿姨自知鲁莽，便放低声音说：“放心，老王！我们不会乱说。万一出了事我们担承，是我们叫你放的！”

老王常听人说林阿姨心直口快，为人正派，对人厚道，现在他对这位纺织女工更有好感了。他从唱片盒底里翻出几张越剧唱片，笑着对林阿姨说：“《红楼梦》倒有，还有《天仙配》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你也喜欢吧？不过，哪些先放哪些后放，倒要协商一下了。”

老张说：“急什么？今天听不完，还有明天，明天听不完还有后天呢！一张一张来嘛！”

这句话得到小燕、小英的热烈拥护，她俩拍着手说：“对，对，我们每张都要听！”

林阿姨说：“看小姑娘多馋！小心中毒！”

小英把嘴一扁，冲她妈妈说：“哼，就那么容易中毒？！什么是香花，什么是毒草，让我们自己来分辨吧！”

接连放了几张五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。

小燕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音乐家真伟大！同样是1234567七个音阶，可以创作出这么多好听的歌曲！”

林阿姨一边结绒线，一边感慨地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真可怜，他们从懂事的时候起，听过几支好听的歌，看过几个好看的戏？那些张口‘革命’闭口‘革命’的人，这也不许他们听，那也不准他们看，逼着他们每天游游荡荡，要不就去干坏事。这些人究竟安的什么心？……”

老王感到房内的气氛有点不对头，唱片也已放了不少，为了改变一下气氛，他建议让电唱机“休息”一会，听听今天电台播送的音乐节目。大家倒也并不反对。谁知调来调去，所有的电台里都是一个同样的火辣辣的声音，在播讲《红旗》的一篇什么“重要文章”：“……当前在某些角落里‘四旧’歪风有所抬头，一些坏戏、坏书、坏故事、坏歌曲时有传播，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反映。……”老王这才想起现在是“联播节目时间”。好不容易，才找到一个电台在播放歌曲，也是“反击复辟回潮”。刚听了两句，小燕就嘟着嘴说：“见鬼去吧，难听死了！”小英紧接着说：“这是什么音乐！每一个音符都象是跟人吵架！”林阿

姨说：“其实，我不但爱听越剧，我也爱听那些带劲的群众歌曲，象刚才唱片里唱的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，多么好听！可是现在广播的这些歌曲，象汪汪叫的恶狗，却非要人家天天听不可！你要听听那些好听的歌，就成了资产阶级！”

张师傅说：“不去睬它！来，抓紧点，把这几张轻音乐放完！”

老王只好又开起了唱机。……

听着，小燕忽然指着说明书问：“爸爸，百灵鸟是什么？”

老王说：“那是一种小鸟，春天刚来，它们就叫得欢，边叫边往高高的天上飞，所以又叫云雀。”

“云雀？想起来了！想起来了！我小的时候，有一年春天，妈妈带我到杭州去玩，有一天早上，我们玩过了灵隐寺，到了寺后的山上，满山都是参天的古树，细雨蒙蒙，一片云雾，真是幽静！忽然，头顶传来一阵鸟叫，唧唧啾啾的，越叫越远，越远却越好听。那鸟躲在什么地方？我找呀找的。妈妈对我说，别找了，那是云雀，它们在歌唱春天！……”

小英忽然说：“爸爸，今年春天带我到杭州去玩，我要到西湖去划船！在苏堤的桥洞下划出来，柳枝拂在脸上，山呀，云呀，都映在水里……真美！”

老张笑着说：“你看，轻音乐这东西可真害人！刚给你们听了几支曲子，就想到什么灵隐、苏堤，还有美呵什么的！”

“就算我们中毒好啦！可西湖一定要去！春天，今年春天！爸爸，一定要答应！噢！”小英撒娇地说。